

寻找日常生活的斑斓

——我写长篇小说《导弹和向日葵》

■王 凯

记得军校刚毕业时，我在巴丹吉林沙漠南缘的一个连队当技术员。我们连队离机关很远，院子里有一大片菜地，一个猪圈，还有一个用四根废钢轨和几十根钢管作龙骨的蔬菜大棚，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收放蔬菜大棚保暖用的草帘子。那里有着我平生仅见的没有围墙的营区，除了军人和少数军人家属，连一个牧民都很少见到，甚至连个饭馆都没有，只有一个与我们同上下班的服务社，我常常因为去晚了而买不到东西。那里似乎到处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营房的造型、树木的年轮、兵器的型号和人的出生年代，当然，这里也有着我平生所见最为晴朗的天空和最为灿烂的星河。在那种环境中，人的身体常常是闲置的，最活跃的是脑袋。面对沙漠和星空这样浩瀚的事物，人就免不了会胡思乱想，但那时的我并没能想出过什么名堂。因为尽管我当时身处其间，却在很长时间里都不理解或者没有想去理解这种单调琐碎的生活究竟对我意味着什么。

多年以后，我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导弹和向日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时，才第一次真正回头去审视自己的那段不算太短的时光。从写作初稿到数次修改完毕，大概用去了两年的时间。近两年的写作中，我调动几乎所有的生活积累，曾经在我看来单调甚至乏味的生活碎片被重新拼接，直到它们成为一幅斑斓的图景。军校毕业后，我先后在加注技师、装备助理员、通信排长、训练参谋、组织科干事、汽车连指导员和宣传科干事岗位上工作过或长或短的时间，当时很多令我厌倦的事情反倒成了回忆中最深刻的印痕。记得军校毕业刚分到基地时，我曾跟着老兵学习地空导弹燃料加注专业，那时我对加注车上的阀门和管道毫无兴趣，盛夏戴着防毒面具训练时憋闷的感觉宛如昨天，写作时，鼻翼间似乎还飘荡着一丝导弹燃料极其特别的味道。还有我四年多的连队指导员经历，那一茬茬来来往往的士兵，他们的快乐与悲伤至今时常在我内里泛起波澜。这感觉正如军校新训时

最令人头痛的整理内务、紧急集合之类的事情反倒成为人生中最精彩的片段一样，我很庆幸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也很庆幸能把它们写进小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小说中写出了一部分自己，或者说了诸多自己的一个，但更多的来自我熟悉的那些军人和他们的故事。因为我想写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我想写的是我们这一代军人的生活。在我看来，辽阔的戈壁大漠不仅是最好的武器靶场和战术演训场，同时也是绝佳的文学现场和心灵试验场，把年轻的男女军人放在此地，也许才能更清晰地展现他们的抉择与放弃，才能更尖锐地呈现他们的欢乐与痛苦，才能更自然地表现他们的相聚与别离，也才能让读者更深切地感受到和平年代被人所忽视的军营世界与迷彩般斑驳的军人内心。我试图在这部小说里探究年轻军人是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实现精神成长的，是如何在时光和风沙的磨砺中寻找生活意义的，是如何在不为人知的所在中坚守职责的。这听上去可能有点老生常谈，但我想，这其实是每个人人都面临的找寻与追问。正是在这些看似枯燥单调又无法选择的军营生活中，每个军人都渐渐拥有了别样的生活与记忆，对我而言，是这些生活与记忆填充了我的生命，塑造了我的性格，点燃了我的冲动，也提供给了我丰厚的素材。写作《导弹和向日葵》的过程让我明白，没有哪一种生活就比别的生活更值得书写。生活是时间之河的水流，是生命之树的枝叶，是历史长卷的注解，是时代影像的颗粒，在我看来，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文学的丰富性，每一种生活都适合文学生长，军营生活亦然，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曾真正融入并尝试去理解这种生活。

《导弹和向日葵》是出版单行本时用的题目，最初发表在《当代》杂志上时题目还叫《瀚海》。这个题目和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名字一样，都来自我一直喜欢的唐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因为这首诗让我觉得小说里的人物都有

了某个确切的出处，也仿佛给了我一个写作征途上的立足点。在我看来，岑参这首诗和很多边塞诗不同，既有严寒，也有热血，既有悲怆，也有雄浑，诗句掺杂着许多莫可名状的复杂情绪，而不仅是通常所见的激昂或者伤感。更有意思的是，诗人所描述的更像是一种边塞军营生活的“日常”，而那千年前的情绪与场景竟与我的感受如此契合，让我不能不感叹文学拥有的那种穿透时空的力量。所以写作时，我也很希望自己的小说能有一点这样苍茫又细腻的滋味，很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充分地表达出军人内心丰富的情感。

当然，真正的写作不是“山寨”世界，而是创造世界。文学创造世界的材料无疑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我亲手触摸过的真实的生活。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思维笃钝又想象贫乏的作者尤其如此，只有能点亮我心灵的真实生活才是创造世界最好的材料。正如托尔斯泰在《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结尾中所言：“这个故事里的英雄是我全心全意热爱的。我要把他的美尽量完善地表达出来，因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永远都是美的。这英雄不是别的，就是真实。”我同样相信真实所具有的力量。所以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问自己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这是真的吗？我必须给自己一个确定的回答。

事实上，关心我的朋友曾问我，主人公的命运是不是应该“更好一点”？也许他们认为结尾时的“叶春风”能够被重用，这才是一个“光明的尾巴”。但我觉得，“叶春风”是我心目中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军人，他最终选择在大漠军营中坚守就足以说明一切。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再渺小的人生也会闪耀出与众不同的光亮，只是我们很少去关注那些测不出波长的光亮。从这个意义上说，“叶春风”不仅是一个小说人物，也代表着我心目中真实的、真正的军人形象。他们是平凡英雄，仿佛荒漠中的沙漠树，在烈日下、在狂风中、在时间里任凭风吹，直到扎根于此，坚定不移，并与大地相守，枝繁叶茂。

★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有些朋友不喜欢《雍正皇帝》这部书。原因不在于雍正本人和其他人物塑造的问题，而在《雍正皇帝》这部小说中穿插了乔引娣这个人物形象。我想他们也许有自己的道理。

乔引娣这个人物确系我的创造，雍正活着那些年头，这个角色是不存在于他身边的。

为什么要引入引娣，并用了不小的篇幅解说她与十四阿哥和四阿哥之间说不清，扯不断，丝罗藤缠，绞如乱麻的纠葛，还和当时国家大局、军政大局混在一起，成为小说中挥之不去的一个幽灵呢？雍正年轻时，真的有深陷洪水出于于贱民之中的亲身经历吗？

虚构。都是虚构的。虚构出这么个角色为了什么？是为我们今天的读者切齿扼腕，切齿遗恨的么？当然不是的。

是因为，确有事实依据的是：在明清十数位皇帝中，唯独雍正是一个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解放贱民的皇帝！

贱民成为大的社会问题，一直困扰着明清两个大时代的历史进程。从明永乐年年初，永乐帝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内战，从北京燃起的战火一直烧到南京。明太子在城破前夕，趁着满城熊熊大火逃亡，不知其踪，南京落入永乐皇帝朱棣手中。朱棣进南京，立即开始了他的血腥屠杀，跟从原太子不肯附就的权贵或诛杀、或流放监禁，不留半分情面——这在历史上叫“靖难”之役，是以永乐帝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的一次皇族家庭内乱。它的波及面遍及全国上层社会。

那些垮掉的太子忠臣受到了严厉的非法惩处。凌迟剥皮的、监禁流放的、酷刑相加的比比皆是。这些官员本人处刑，而他们大批的家人就变成了永远的贱民。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后代永世不得读书，考取功名做官更是痴梦无聊，只能做全社会都瞧不起的工作如：剃头、修脚、妓院、大茶壶、鸡母、演戏、吹鼓手、陪送葬的差役，诸如等等，就是我们今人说的“下九流”。一代又一代，代代如此一般，就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社会阶层。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愿意逆其中，不愿交往或过往往这样的特殊民众。

因为数量和全社会相比还不算庞大，它无从威胁到社会和政治的安全。在地方上虽有一些搅乱，对于大局似乎无妨，因此封建统治阶级从来也没把他们当成个事，没有正儿八经地下工夫去处罚贱民，也从来没出现过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几百年就这样“混”过去了。

而雍正突然下令解放贱民，允许他们可以世代脱离这个永远也跳不出去的苦坑，这又是为什么？

这是我在写雍正之初便思考到了。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

用人物展现矛盾冲突

《雍正皇帝》中乔引娣人物的由来

二月河

缘无故的爱——我想在小说中解开这个谜，我不愿意以己之昏昏，欲使人之昭昭。读者是不可以欺骗的。

雍正与小福、小禄在黄泛区的爱情故事就这样诞生了。他爱这个女孩子，而这个女孩子恰是个贱民。在他当皇子之时，只能躲在茅蓬丛林中，眼睁睁看着这个女孩子被族人烧死。而现在他当了皇帝，这件事怎样去了？结？解放贱民。

从逻辑上要让读者了解帝王的爱憎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雍正之死恰是清代一个绝世之徒。

雍正之死，学术界一直在解，至今未见成果。

我这样考虑，雍正之死大致如是：A，发现岳钟麒报喜报功，讳避过失。B，发现田文静夸张祥瑞，冒功请赏。C，多吃了贾世芳烧制的丹药，滥用术士药疾。D，发现儿子弘时有异动之象，存不轨之心。E，自己本身的疾病越来越加重重。F，知道自己在民间的政治谣言与他本人在民间的口碑，如在云泥之间……这些够他死吗？不够！他又发现了引娣的秘密。

而雍正突然下令解放贱民，允许他们可以世代脱离这个永远也跳不出去的苦坑，这又是为什么？这就是这些集中起来的社会致死药品共服了的罢。

重若千钧的“制胜砝码”

■刘 军 蒲麟智

★ 我最难忘的一本书

书籍，人生旅程的精神滋养

《解放战争》是由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作者以宏观视角和入微的体察，详细描绘了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大事件，讲述了大大小小近百场战役战斗，刻画了几百个人物形象，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翻开这本书，仿佛置身于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与革命先辈风雨同行。

秦末楚汉之际，项羽兵败垓下，溃围南逃，农夫一手指，致霸王乌江自刎；安史之乱之前，史思明围攻陕州，兵败遁逃，士兵以眼示色，致其被擒拿绞死。有人评论历史上这两个人物是死于无名小卒手中，但细细剖想，这“农夫一手指”乃民意所指，士兵“以眼示色”是兵心所向。两位历史人物看似死于无名小卒手中，实则均死于民心所向。

当年蒋介石拥有43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而算上刚在东北解放区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合计才127万，并且这些力量处于轻武器简陋，重武器匮乏的状态。相比之下，有外国



产，而此时在延安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追古溯今，无论是惊心动魄的人生沉浮还是变幻莫测的战争胜负，人心向背都是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它既体现了“人和制胜”的战争法则，也蕴含着“水舟之辩”的历史规律。人心所向则凝神聚力，所向无敌；人心所背则失道寡助，崩塌溃败。无论是延安时期毛主席“窑洞对”解答的“历史周期律”，还是今天习主席提出的算清楚“人心向背的账”，其核心要义也都指向“人心向背”四个大字。

凝聚兵心首先要涵养正气，不过多纠结于个人得失，不贪图权力，不牟取私利。蒋介石在指挥上从未统一过他的陆海空军，派系林立，均为私利，最终导致政权土崩瓦解。其次，要真心待人。《解放战争》中那些让人难忘的拥军小推车、过河的门板、支前的干粮，均是真心换真心得到的革命感情，也是重若千钧的制胜砝码。此外，还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表率引领人心。美国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时描述说：“共产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冬天还减为一日两餐。他们在窑洞里，坐在木凳或者木椅上，在小油灯的暗淡灯光下进行工作。”

古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甘共苦者兴，上下同欲者胜。只有真正人心所向，才能抢占一切先机，克服一切困难，打倒一切敌人，最终大步从胜利迈向新的胜利。

记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大大抵消了”国民党军队的装备优势，甚至“推翻了”正统军事公式”，成为一个影响战争结果的巨大变数。也即是说，“人心向背”才是战争公式中不变的变数。

中学时代读冰心的《青春之歌》，似懂非懂中，单纯地把林道静看作了英雄，敢于同黑暗社会制度和封建家庭决裂并战斗的英雄，为了崇高的革命信念不顾一切的英雄，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英雄，对她是既敬佩又隐隐感觉遥遥不可捉摸。面对那样一个她，谁不是卑微的呢？身为凡人的我们，距离她似乎太遥远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回过头再读，感受又有不同，尤其是身处当今时代和社会的大环境之下。

无疑，她也是个普通人，一个为了命运和生活而抗争的人，一个敢于高举信念旗帜向理想迈进的人。从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来说，林道静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充满曲折坎坷和凶险，不乏犹豫和徘徊，一次次抉择和解放，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能够始终走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是毅力，是执著，也是快乐。在不断的舍弃中不断地收获，在不断的受伤中不断地成长，在不断的挫折中不断地接近真理。正是有了一大批如林道静一般的热血好儿女，不畏牺牲，前仆后继，执著奋斗，才有了新中国的解放和人民翻身做主，也才会有幸福生活的到来。

付出是巨大的，甚至生命，但在所不惜。这是特定年代、特定环境、特定群体人生价值的体现。时至今日，当和平成为背景，当生命至高无上，当安逸占据主流，人生的大戏又会是怎样一幅画卷呢？我们看到，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金钱是唯一的神物，一己之利益压倒一切，自我凌驾于国家社会集体和他人之上，享受是人生的目标，虚伪是华丽的着装，游戏人间，寻求刺激，不劳而获视为荣耀，损人利己视为能耐，什么理想、情操、品德，真诚信新渐延残喘，丧失了生存的空间。为我们栽下荫凉之树的前辈们，他们若是看到如此的情景，能不悲愤交加吗？不禁想起几年前引发了思考漩涡的

《无花》 探究心灵秘境

■郭振宇

《无花》(中国文史出版社)是作家王子君的一本散文集，获第七届冰心散文奖。全书分为三辑，分别是“灵自在飞”“爱亦无情”“红尘依偎”，描绘了作者从青涩少女到成熟作家的成长轨迹。作者笔触细腻柔和，从一尾游鱼到无限宇宙，从一处风景到另一处风景，不管是记录亲情、爱情还是刻画世情、风情，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对历史、对文化、对理想、对信仰的敬慕。阅读此书，就如同面对一池温柔、温暖、温情的湖水，单纯质朴，宁静平和，时时映照者作者对生活与生命的爱恋。

《俺爹俺娘》 留住父母恩情

■王正昊

《俺爹俺娘》(昆仑出版社)是摄影家焦波的一部摄影图文集。作者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为自己的父母拍摄了12000多张照片，希望通过这种“特殊”方式关心父母、感恩父母、留住父母。这本图文集从万余张照片中精选出120幅，配以质朴真诚的文字，详细记录了两位老人30年里的相濡以沫、不离不弃。通过镜头和文字，展现他们待人接物的生活片段，感人肺腑的真挚瞬间，编织出一个游子思念家乡、想念爹娘的图片散文故事。作品中充满令人忍俊不禁又百感交集的生活细节，让人热泪盈眶。

长征

第4152期

大美中国·晚霞

杨 震摄

